續羊棗集

續羊棗集附之上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檇李高承埏寓公　訂

蕉聲石論 凡五篇有序

部有大政放諸司假空衙寒雨容偶過談既去蕉聲瀟瀟終日不輟悄然斂衽爲著論五篇名曰蕉聲石論燕人之石可以自玉而已若以示人則人之厭聽將有不啻若予之於蕉聲者可望掩口巳也時萬曆三年十月十

有九日漏下三鼓萬一樓居士序

王文成公論上

陽明先生今之荀卿也蘇子瞻有言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而陽明爲甚天下之事莫不有知有行不待知者而後知也故孟子言良知亦曰良能而彼必曰知知本兼行如知縣知府豈必復以行爲言則是孟子之言亦甚贅矣知之非艱惟行之艱知之未嘗復行三知三行始終條理古先聖賢每每言之非始於後儒也天下之事必先知而

後行亦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而彼必曰行到然後知如食始知味衣始知煖至京師始知京師而自知其說之不通也則又曰知行合一夫知行合一古人言之舊矣謂成德者爾若入德之序則必先於知然自知行合一者言之亦未嘗無先後也使知不先於行而精一博約果無二義則大學何不言致知在誠意中庸何不言固執而擇善論語何不言仁及之知能守之而見義然後可爲知過然後能改皆自然之漸次亦非始於後儒也至於良知固不假於見聞致良

知必由見聞猶之養生者元氣固得於天賦養元氣必俟飲食世或有辟穀而長生者吾未之見也然飲食猶能傷生未有聞見多而害道者所惡於聞見爲其不能擇善而從反躬而踐之焉爾然未有廢聞見而能擇且踐之者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後儒語也今其言曰孔子之意重在畜德朱子曾教人不畜德耶且陽明所以日聚其徒而講究之者聞見耶良知耶若曰良知則無俟講矣而不廢何也今朱子之書具在凡陽明所自以爲妙契而獨得者皆其

殘膏剩馥顧乃探之入室以快其一時之論而爲之徒者方且慕其名而不察其實襲其言而不精其義此出彼入同然一詞而紛然百途其爲學術之禍將有不止於荀卿而已者何者荀卿之惑易辨而陽明之僞難知也荀卿以性爲惡以聖賢君子爲僞且亂其叛道也遠陽明則不然孟子曰良知彼亦曰良知曾子曰致知彼亦曰致知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彼且日以講學號於人雖其旨有大謬不然而其言則皆聖賢所不廢且其詞之成章行之有類節義

功業燁然一世而揚其波者又皆當世聞人竊嘗論之荀卿外侮也陽明內蠹也彼方日訾其家之長老率其少壯以弭盜保宗爲事其家人且以克勤目之而不知其術之疎說之謬適足以敗乃室而開寇穴有識者從旁議之長老且罵曰是妒吾克家之子甚者操杖而逐之及其後效未嘗不思議者而恐無及矣噫吾憂後之無及則固不得避長者之杖也

王文成公論中

世皆曰陽明禪學也爲其有空虛之病也而爲之徒

者則曰陽明先生文章節義政事功業俱表然一世烏在其虛也夫外文章節義政事功業而論學固不可即此四者而槩與之以學則唐之郭子儀未嘗無功柳宗元未嘗無文而管夷吾未嘗無政介子推未嘗無節其他傑然兼備者亦不可謂盡無君子不輕以正學歸之也且陽明先生所以自謂得千古之秘而其徒所以尊崇而推挽之謂其超越前儒而直接孔孟者安在亦曰致良知而已則所以論陽明之學者在論此耳即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禪而參之以良

知之說則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心與性而已儒者之學曰心與性釋氏之學亦曰心與性其所學則同而卒歸於異則儒實而釋虛千里之謬毫釐之差也且吾心之德孰有大於仁者乎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不過曰非禮不視聽言動而已其他曰敬恕曰愛人曰行五者于天下曰雖之夷狄不可棄非行己之事則治人之術乃所謂性命也至於釋氏則不然曰遺爾事物棄爾日用而致虛守靜則心自明而性自見夫高談

性命莫過於宋儒然卒亦未嘗遺事物也遺事物廢聞見而空以性命爲談則陽明致良知之說爲甚蓋嘗讀六祖壇經而釋其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并言下大悟內見自性開佛知見自歸依佛及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之旨未嘗不嘆陽明之說陰有所祖而問有以無對問無以有對問凡聖以聖凡對語錄所載大率相類雖日不爲禪吾不信也然釋氏終歸於虛而陽明行業聞望表然一世則其平日致知力行之功本有不背於聖門者特其一時矯枉過直正標赤幟

而攻之者過激遂蔓延其說至于不可收拾逮集朱子晚年定論其計亦有無聊者矣朱子早年曷嘗不尊德性特不廢問學耳欲廢問學郎入於禪陽明特以雄其一時之辨而其徒以爲信然今則公然以三教爲一途道朱子則若將浼道老釋則如不及而且有并左陽明而自肆其說者其父殺人報仇子之行劫蓋所必至嗚呼吾未知所終也

王文成公論下

或曰陽明格物之說爾能通乎曰奚而不通也彼謂

格正也格物之不正者以歸于正則知爲至意爲誠心爲正而身修矣若然則格物爲實致知誠意以下皆爲虛語聖賢立言不若是也即如所言物又豈能自正必有所以致之者而初不之及若謂致知所以格物則不惟語意不順而雖聖人有所不能知學者乃能不事外求而一取足於內照吾不信也陽明之言不過欲以申其知不在先行不在後之辨而不知知之必先於行明白易見考之經傳驗之日用判然黑白有非迂迴詞曲說所能淆者則何苦而爲此不通

之論而今之學者醉生夢死濫觴其說或曰格通也凡物皆得其所而無滯也或曰格式也凡物皆合式也又曰格去物欲也夫三說皆左右陽明者也而格去物欲之說爲近然朱子或問辨之已明蓋格去物欲則意誠矣當言致知先誠意不當言誠意先致知而既曰誠意又曰格物亦甚曕矣夫物欲去而理自明一時之是非利害以臨事言則可安而能慮之境也格物致知知止之事也試卽執田間之農夫市廛之赤子而坐之密室曰聖功也是農夫與赤子也亦

以聖功自任無邪心也積月累歳能有知乎授之篇章習之句讀而駸駸乎談堯舜矣且父子物也慈孝理也若何而爲慈若何而爲孝孰爲大義孰爲疎節孰爲安常孰爲處變其所當然與所以然者必確有定見而後於父則孝於子則慈因時之宜隨事之理始不過物未有不考之古訓不習於典禮而能自當於物者赤子之愛親誠爲良知不窮理以充之必不能全體大用洞然纖燭以納于中正之典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義以冒亍之賢未之知也聲爲律身爲

度自誠而明在聖人則可在學聖人者恐未能聖人不以之置法也今之言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何時格得盡何時可行夫物理無窮雖日有所格信不能盡必知盡然後行非朱子意也以此誣朱子而求申其說朱子不可誣適以自誣爾赤子生而有親其事親也豈能盡合于道必學而後知未知道之前非棄親而他之也凡言學者言其求合於道耳渡者必以舟當其無舟未免搴裳然遇深則溺矣出者必以戶當未知戶豈遂不出然遇急則竇矣行者必以

道當未聞道豈遂廢行然而臨大節不亂且孝矣此君子所以急於學也畏理之不易窮而置之不窮曰良知自足也是猶貧者畏食之不給而曰服氣可以長生食將爲病者等爾夫朱子之用心密矣參互考訂要於其當不在異也而今之學者不於其當於其異作聰明者喜其誕文淺陋者樂其徑徇聲華者遺其實希進取者挾其黨而古學日以不復則異說高論爲之階吾故曰陽明先生文章似蘇子瞻氣節似韓退之功用近郭令公其論道則似荀卿而陰祖擅

經陽明復生當不以予言爲過矣

陳檢討論

嶺南理學不曰丘文莊而曰陳白沙此立論之疎猶名之過也余生也後不及師事二公敢輕置喙顧二公遺書具在誦其詩讀其書而尚論其世則實有不容隨人妍媸者白沙之書大抵迂遠庸捊初無緊切要義其所謂自然爲宗等語多本老莊而詩詞尤鄙淺可笑至其得力處謂全在靜坐居小廬山十餘年履跡不踰戶閾竊嘗笑之靜坐一義發于程子古者

坐如尸遇坐而靜則可必靜坐始爲學于路負米而養曾于敝衣而耕終無爲學之隙矣夫學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可一日廢者也若坐以年計則農必廢耕官必廢政子必遺親臣必後君無一而可惟禪家者流棄倫絕世始無掛碍聖賢所謂靜雖萬變紛拏之中而此心自如非閉關入定者比也宋儒之學其精處甚多靜坐一義殊無根據或者亦有爲而發故朱子絕不道及今不取其精微之奧而顧襲其有爲之末義至以爲要訣其不率天下而爲禪者亦鮮矣

若丘文莊大學衍義補一書自心術之微以達於政治自衽席之近以通於海隅莫不講求鑿有定論而且切當事情不為異常可喜之論至其立朝行事始終一節而家禮儀節世史正綱學的諸書皆博雅有據顧理學之名在彼而不在此則以其未嘗號召生徒開立門戶焉爾千金之家居奇積最至充棟宇行旅不知販夫小子出入不過數金而高標潤區貨者日集其門不知舉其肆之所有曾不償廡門之一握今合博學詳說反躬實踐之君子以言理學而惟取

其榜立門戶宜乎天下之紛紛而雖　明盛之世不
免枝葉之在言也故嘗論陽明先生名臣也白沙先
生高士也白首山林塵視祿位當時所以遠近響應
必有動之者若曰褎然爲一代之儒宗則嚴光諸人
先之鳴矣或者曰白沙博雅非一節士也嗚呼膏之
沃者光之燁吾未見博雅之士而立言顧有不足觀
者也或者又曰文莊以秦檜爲有功於宋以范文正
爲好事何如曰此非文莊之言即有之必有爲而發
要未足以累文莊也不槩其大體而以寸朽指合抱

之束[朴]然則棄合抱而取拱把乎吾恐其可指者尤多也

朱陸同異論

朱陸之辨非一日矣言其異者則曰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言其同者則曰道問學者未始不尊德性而尊德性者未始不道問學嗚呼何其易也聖賢之學與異端初非二道而所以卒異則聖賢會其全而異端執其一焉爾孟子曰所惡於執一者爲其害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使其舉一而不至於廢百聖賢亦

何惡於執哉惟其有所執必有所廢此所以爲異端而異端顧不自知方自以爲得斯道之大原而思以易天下爲聖賢者不得不哀而號之以幸其一悟彼竟不悟則固有任其咎者矣朱子之學會其全者也德性則尊問學則道唐虞之精一洙泗之博約一也而陸子則恃其資禀之穎出謂天下事物皆其細故吾性正其本而末自舉夫本立道生一以貫萬聖賢豈不以此教人顧大小本末終當具舉本不固枝不茂而拔枝亦能傷本源之潔流之清而淆之者至不

能保流之不涸以陸子穎出之才雖執其一不爲甚害然要非中正之轍也使東施效顰而罷鼠學浮則末將有不可救者故朱子不得不以道問學語之非謂德性之不足尊補偏之劑也不知者遂謂其道問學之功居多而欲調停之者又爲著道一之編道一編固晩年定論之始也竊嘗考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之章句而得朱子用心之密矣其言曰尊德性所以存心道問學所以致知非存心不能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致知嗚呼斯言也豈其偏于問學者哉顧

知行不可偏廢其間道中庸崇禮等目皆力行之事而獨言致知視其平日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者似有不類不知非知之真必不能行之當此所以均屬之知而一以存心爲先存心固力行之原也而致知之功卒不可遺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有得於此也彼陸子者何足以語此故學一也朱譬則大成之樂金聲玉振條理具備而陸則雲和之鼓謂樂弗得弗和則可謂鼓可以盡樂不可也朱譬則由基之射巧力俱

全發無不中而陸則孟賁之力謂力爲射者之所不廢則可謂力足以盡射不可也朱譬則四時元氣周流寒暑而夏蟲不可以語氷陸近之矣學朱子不成不失爲儒者學陸子不成禪而已矣朱子非好爲陸子辨懼天下後世之淪於禪爾大抵天地陰陽之氣恒相乘除故邪正治亂亦相倚伏春秋有孔子而老子已生戰國有楊墨而孟子自在宋有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陸子已横其側至于今也陸子之說大行而朱子之道未嘗不在人心顧陽一陰二而邪常勝

正嗚呼有世道之責者其能無懼矣乎其能無懼矣乎

啓聖公祠論

立學而祭先聖先師崇德也報功也示民以敬道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祭先聖先師而復推及其所自出崇德乎報功乎示民以敬道乎無乃徇於情而未嘗協之以義乎古之帝王其功德之在民亦大矣後世王者未嘗祀其所自出也孔子之功果加於帝王乎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有若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其推尊之意則然耳果曰孔子垂憲之盛非成功於一代者比也然則伏羲之八卦且為萬世斯文之鼻祖文王之彖周公之爻易道賴之以備其垂憲之功亦可以優劣論乎不可以優劣論也亦將推其所自出而祭之乎古之帝王不徧祭於天下也孔子為萬世道德之宗主叔梁紇能生之不可謂無功德於世比隆於古帝王足矣祀於其所生之地可也若曰帝王非王者不得祭叔梁紇非帝王也故天下皆得而祭之此言道德之宗主以謂

孔子則可耳若生夫道德之宗主者恐不當無辨矣今之言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祭孔子不可不先其父也然則叔梁紇獨無父者乎而其情將何已乎夫禮有以仁制者有以義制者仁之所在義不得而獨嚴義之所在仁不容以濫及門內之治以恩勝仁也祭其先人宜無不可矣然而義有中正及其當祧孝子慈孫不能已也非不欲已之神歆乎禮禮所當正雖存其祀神弗饗也爲道德宗主之父其肯濫人之饗乎孔子爲道德之宗主肯濫其饗於父乎且啓聖

公非稱也不欲以王爵褻孔子也而以公褻其父是尚爲能充其類乎或曰其子孫且公之矣獨其父不可乎曰公其子孫生者也吾之臣子也不欲臣之故不敢王孔子也而顧臣其父乎子孫保之宗廟饗之叔梁紇之饗果不可已修之曲阜可也崇德報功且示民以敬道徧四海而修其節恐不可無辨也或曰從祀諸儒未必皆賢於彼且路點及鯉莫之或祔也奈何曰萬世道德之宗主謂孔子也故凡祔者祔其可祔於孔子者也故前乎孔子者雖賢不與也後乎

孔子者雖賢矣不當於位不與也皆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是故微子思則伯魚不可不祔以子思而避伯魚伯魚無憾也微子輿則曾點不可不祔以子輿而避曾點曾點無憾也卽子思子輿亦無憾也而叔梁紇獨以爲憾乎幸而孔子之父叔梁紇也不幸而父瞽瞍也父鯀也將如之何乎瞽瞍猶允若鯀猶勤事也不幸而又下之也將如之何乎此皆議禮者所未察也先王之制祭祀也本之以仁而裁之以義仁至義盡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百世無不得矣

是故孔子王矣而我　世廟易之以師知王之未必尊於師則啓聖之祀不爲增光於吾道也可類見矣

土地祠論

各府州縣建有土地祠而不聞祀典議禮者之缺也或曰城隍廟亦無祀典制於壇也土地之祠或者社其兼之乎曰是不可例也城隍一而已社與土地則一而未嘗不二也故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府縣之土地古之中霤也然則古人祭社可矣何復祭中霤乎祭法曰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

社令之社稷壇卽太社之意也土地祠卽王社之意也天子祭地祭社又祭中霤各有爲也許其大者矣獨不許其小乎朔望必拜而終歲不一祀於義何取乎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況先王之所本有者哉或曰土地未嘗無祀也其禮簡矣故不登於　令甲後人失之耳俟證諸識者

孔子手植檜辨

曲阜孔廟枯檜斜倚門檐相傳夫子所手植不忍去且謂有王者作則其幹必榮曾經烈焰不焚嗚呼孔

子之生也削跡於宋伐木於陳乃今萬世之下則郎其影響之跡誇耀之惟恐不至是檜也果孔子所植與否不足多辯謂其知興廢而可以試烈焰則理所必無孔子語子張以知來矣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如此而已矣顧其所植乃獨知興王之機孔子亦人也所謂磨不磷而涅不緇自名其德之至則然爾乃梁木則固不能不壞也而其所手植乃能枯而復生火而不燬而又不能使之不枯此何說也孔子之聖其嘉言懿行備

載典籍皆庸德之經若夫萍實犢羊之類固有識者所不道後世學者誇大聖人不本其垂世範俗之常而道聽夫瑣屑不經之談其與以萍實犢羊之類語聖人者等爾大廈廣庭礎石寸草莫不井然亭立而枯幹獨橫斜其中死而有知說者謂夫子心安於正吾知非其心之所安矣夫古今惟德爲不朽物之榮枯始終天也召伯之甘棠勿翦勿伐其榮與枯吾不能辯獨意夫子之不朽與天地並天之於物也栽者培傾者覆而顧欲培其傾者以誇大吾夫子非天道

也漫爲之說

子貢廬墓處辯

孔子墓側小屋數楹庭前表曰子貢廬墓處甚矣人之好事而葬聖賢之過也孟子稱述聖賢皆本其情理之正而不辯其事之有無如虞舜以允若後登庸而焚廩浚井及在牀琴之說似若信然若此之類不一而足門人喪孔子三年矣子貢復築室獨居三年蓋當時有是言孟子遂援以責倍師者非謂其事之足法亦非謂其事之信有也孔門立教皆以大中至

正之道示萬世不及者必引而進過之者必俯而就子路有姊之喪而不忍除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伯魚有母之喪期而猶哭曰若是其甚也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旣而悔曰於吾母而不用吾情惡乎用吾情豈不以過人爲賢誠慮夫後世之不可繼也執師之喪共爲三年而又獨廬其墓誠不忍矣無乃甚而非情耶孔子立拱而尚右門人皆尚右子曰我則有姊之喪也二三子皆尚左乎居講禮卽細微不敢忽也顧獨忽此大節耶孔子喪其親不

聞廬墓也二三子顧敢爲之不以喪其親而以喪其師非所以語用情之中況於三年之外耶卽其中有不忍必當有大不忍者以奪其情矣萬一有之此矯夫奇士之行非所以語聖賢大中至正可傳可繼之道君子爲賢者諱可也表之以示人不幾於率天下而爲過與子貢得聞性與天道雖未必粹然於中正之域其不爲矯夫奇士之行斷所可知弁著之以俟識者

牛生麟辯

河南光山縣牛生一犢不類其尹曰麟也圖而歌頌之傳於四方駱子曰是必非麟或曰何以徵之曰以其生於牛也夫麟之爲瑞古言之矣其形則麕身牛尾馬足圓頂一角其性則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中規矩擇土而踐動有容儀產於異域非中國有聖人不至毛蟲之類此爲之長其初生也必得天地之間氣而今乃生於別類何以爲麟且馬牛羊豕麋鹿之類不聞其相爲生也有相生者人皆以爲妖孽恐恐然指爲國家災咎奈何牛乃生麟將以爲災乎將以

爲祥乎以爲災未聞麟之爲災也以爲祥而反生類之常失孕字之正將牛可以生馬豕可以生犬而雞可以抱鳳倮類亦可以生人天地之正氣不盡沴乎然則所生者爲何曰牛所生者牛若其不類則牛禍爾安能知其何物曰宋史自政和重和宣和慶元諸年皆書牛生麟其傳久矣子未之聞乎曰聞之而不敢以爲信史也自堯舜禹湯以來閱歲多矣不聞牛生麟也至宋而始有之果天地生物之氣至此而變乎抑前史之失書乎亦宋人之未察也夫麟之不恒

有於天下也尚矣倏産異物莫不駭視而駐且好事者倡言曰麟也孰有識其非麟者爭相驚詫以爲嘉祥而好誕者人之常情又樂爲傳道在昔猶今日爾若曰麟則産有常所來有常時必不生於異類之腹生於異類必不爲麟昔人言伊尹生於空桑君子曰空桑豈地名云非桑爲尹母也若牛能生麟則空桑亦安知其不能生尹然而君子不道也夫六合之大出奇見怪耳目所不接者種種敢以一人之私見盡廢顧天地有常經君子亦道其常而已

記怪一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竈丁三百五十三丁半每丁帶耗費月該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九釐司官不法每丁加一兌馬重三錢一分八釐上官未之核也萬曆六年提舉徽人汪雲秀到任循舊亦加前馬忽一鵲旋飛啣去復置一馬又啣去汪疑懼欲革正寮官弁執役人咻之汪不能自主不半載事發世稱鵲報吉鴉報凶謂鵲不如鴉人情喜鵲而惡鴉爲奸諛若斯鵲者其在鴉之後否也曾聞鳥有啣環以報其主者

予未能深信今以斯事觀之然耶否耶夫兌馬非腥
羶果實鵲何利而啣之啣之不及別馬而獨及其不
法者且至於再似非偶然鵲雖有知恐未必及此是
豈有神使之耶凡人恣行非法自以爲人莫我何而
不知神已鑒之神鑒而不即亟示之以物亦可謂仁
愛之至矣而復不悟以自抵於累嗚呼其亦弗思之
甚矣記之自警且以告同事者

記怪二

有鋤山者得銀一錠上鏨有字喜持歸稱之重三斤

十兩蓋一元寶云裹以衣枕而臥睡酣見四人奔謂曰此非爾物胡爲取之詢之曰汝兄物也時兄與對牀而臥急呼與之兄手受喜亦枕而臥明早兄弟方謀備物祀藏神啓視之則色漸變原有字處成蘚斑已而石矣兄弟相視愕然持語市人猶如元寶狀嗚呼物之有主如此雖無故得之猶不能保况欲以智力求乎曾記宋時一名公以師旅行宿一傳舍見一老人謁於堂前曰爲公守餘財若干萬久矣請以付公公曰師行何暇及此去事竣有剩費七百兩入之

還至前傳老人復來告納曰比前少七百兩公已於某處用之矣愚不敢信以此事觀之昔人豈欺我哉然事之渺茫雖耳目鼻口有不可信者召其人至詰驗信然記之蓋鋤山者爲予族人增行十八兄則十三云

讀蔡林二先生粹意

二書皆予舊時所常玩今雖未能得魚兔蓋已筌蹄視之矣偶得此集翻閱不覺驟然林次厓存疑蓋發蔡虛齋所未發而於格物致知博文約禮處言之尤

爲激切然皆闢時議而崇朱註爲今談道者所深諱此書梓於侍御凃公凃江西人也江西名公盛傳王文成之學其非毀朱子同然一詞而顧肯梓此似出倫類及細檢之則激切處皆已節去嗚呼然則梓者之意蓋有在矣而次厓有知肯以爲知己否也或曰節其無益於舉業者爾然則業舉者不欲其明道乎一笑掩卷不覺睡去

讀景賢祠集

景賢祠者鄉之大夫士共立以祠季彭山先生者也

而彙其文爲集間嘗讀之竊嘆秉彛好德人心之不可泯一至於此而篇中誌先生行實多以師王文成爲首談嗟夫文成公思以致良知之說易千古之學術啓口卽詆讀書窮理爲支離視六籍何啻糟粕而先生自結髮至皓首無一日不考訂經傳綜核百家必淹貫成一家言乃巳俛首於文成之門戶者固如是耶故愚謂論先生之世者缺其師文成一節可也卽其著述不無一二語承襲文成尊信之詞未嘗絕口而意固未可以淺近測昔莊周於孔子詆訾無所

不至人孰不許其自絕而蘇子瞻獨曰此其尊孔子之至者孔子問禮於老子豈不知其以禮爲忠信之薄非可與明先王經世之典者不得已問之蓋有深意焉而後世不察遂謂孔子曾師老氏事之倒行逆施而不可以跡泥類有若此者何獨先生　方今且從祀文成於孔廟海內士大夫以講學名者莫不宗主之謂先生深得其傳亦何足諱而學術所係毫釐千里平生景仰先生著述之富行誼之隆近又得交先生後賢益悉底蘊深信先生蓋聯衡朱仲晦而斜

徑陸氏者其係籍文成或有爲而然故欲置之勿論
至大夫士所以祠先生則素所師範沒不忍忘是或
一道而所重者尤在著述後之君子一日讀先生之
書則一日仰先生之道何敢或廢若曰 國典未及
而祠之則是以私禮抗 朝廷之大法也先生其安
饗之乎而況今 國典已定祠猶兀然何也祀於社
之說固有所本祀之爲社乎祀社而以鄉先生配之
乎前牒所未考今祠所未詳故曰是或一道也此人
心之不可强而僞者嗚呼非先生之盛大其孰能得

之

續筆槖集卷附上

續羊棗集附之下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檇李高承埏寓公　訂

大人一指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竊觀鄉里中習尚多有不當於禮不協於義者欲與賢達講明而變革之顧移風易俗事所不易日復因循然而私心未嘗不耿耿也夫古之君子善則與天下共爲之不善則與天下共改之矧此一鄉孰非吾骨肉懿親知

其不可而不相率爲大人事然則終小人耶不揣敢
列其必所不可者若干條爲卷而名之曰大人一指
蓋四海九州若此此其大吾鄉不啻彈丸五常百行若
此其繁所條何啻九牛之一毛即能不爲此尚非大
人之具體而況不能不爲哉嗚呼　方今重熙累洽
吾鄉雖僻處一方涵泳敎化無不率德勵行不踰大
閑令所謂當更多小德之可出入者然細行不矜終
累大德古人心安於正雖一坐席不苟鄉黨曲禮內
則諸篇不以瑣行不列之經也矧其大者且孟子所

稱說雖曰非禮非義要必有近於禮義者在昔今所列則其謬戾易見第貧寒者旣無暇論禮義殷厚者恃其贏餘沉溺於流俗之中多不自覺强者恥於從善弱者憚於改作而二三有識又不勝衆楚之咻或者且曰君子不求變俗不知變俗與易俗二者何當而可爲此漫語也韓文公有言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恱乎故不能存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愚能求免於不仁而已其自處則存乎人至其所當行則有　大明會典及家禮儀節在斟酌

而行之一指掌爾夫舉其是者而能行則邪辟之說無自而入固歐陽氏本論意然知其爲非而能去則中正之典愈因而明此孟子所以有感於大人也愚何敢自附於孟子將竊取其意以羽翼夫典禮焉爾而因文以反其本由小以致乎大立德行同風俗庶幾少有賴焉然則大人之全體又待外求哉

冠禮

久無行者故無可指舉而行之在其人耳

昏禮當革者凡一十八條

母黨爲媒

所謂母黨者女子之母黨也本係至親奚而不可然事勢人心多有不一必以之爲媒不無阻格甚則脩好惡重賄賂無所不至此其作俑必緣丈夫夫道婦人主事非此將無以轉移之而然亦一可笑事夫媒以合兩家之好與其擇親不如擇賢但素所知識忠信謹厚者皆可不必母黨必不可母黨也

議昏盛服盛饌

媒往女家議親其成否不可必安得穿大服乘轎只宜便服路近者非官長只須步行不必以轎隨後成固爲雅不成亦無赧色若旣已許可復請出一媒如始議狀則虛文可厭蓋前來言而許可者卽爲媒何必又倩一媒也至於女家凡媒至卽不允必以盛饌待之與男家以盛饌請媒而及其室人皆屬不情

議昏以歲

男女婚姻皆欲及時成不成一兩言可決俗議親

者動經歲餘成且不堪不成尤爲無謂故媒氏既通即與定議昏不失時費亦少節至於議親必擇偶月此尤婦人女子之見

星士合昏

古者合男女當其年德俗今星士推合術固不足憑而貪緣賄賂反成不美

行禮以媒

古者媒氏只以通兩家之言及女家許可則行禮只用本家子弟最爲得體若媒氏原係子弟之屬

則卽用之無妨其貧家不具禮文者用子弟友多一事則又不必拘泥也

媒禮過盛

俗謝媒禮用大茶飯始送媒氏家媒氏致之女家女家返致媒氏乃受而送其半於女家及行聘又帶媒禮一分此皆枉死市叔孫通所制良可發笑其甚則又有暗賄至五六十金者俗節歲節則必有盒禮筵席至畢姻乃罷皆不爲當禮夫媒豈可無謝須簡便得體或設一席或用盒禮或用折禮

稱家有無皆不得過日用常行之數至於媒氏當娶婦之三日送盒布爲無謂夫媒之親疎貧富不一安得槩必以盒禮弗思甚矣

聘禮踰節

古者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所謂六禮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也宋朱文公家禮并問名於納采并納吉請期於納徵以從簡便殊爲得體且今納采問名納吉皆又不行所存者惟納徵(俗所謂過聘)請期(俗所謂道日)而已雖用物繁多似不爲過然禮

有中制備物采侈觀美甚至花用珠翠帖用金銀此何禮耶古謂幣必誠辭無不腆又謂純幣無過五兩兩今之一端爾推此意也物豈在多

粧奩過厚

愛女而厚嫁之亦出人情然稱家有無自有中制必曰某物某物出何典耶與其慮厚嫁而溺女孰若育女而薄嫁厚嫁不已則溺女不止此所謂與於不仁之愈者也豈曰能愛

昏以晨朝

謂之昏禮者納婦必於昏時蓋取陽往陰來之義其用燈火時所不可無也而必以士女迎龍童男執燭已失之矣至用晨朝徒爲陰陽家所惑爾

嫁必親送

親迎禮之不可廢者也古者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母送女至中門父於堂上以女授壻既授女則父止而壻以女出大門登車所以然者既授女則壻與婦自爲賓主父不得更參之也況送而至於其家此不必多論但復親迎則親送自不容不已矣

而尤可笑者以舅抱婦忌鞋躡土何爲者耶

婦至拜堂

男女迎婦

俗禮婦入中堂則男左女右向上四拜謂之拜堂時則親友男婦無不在者謂之迎新婦古禮娶婦質明始見舅姑三月始見廟今以三日何拜堂之有見舅姑後始遍拜諸親既不得拜諸親諸親亦不得拜之也何迎之有大昏萬世之始夫婦交拜共牢而食合巹而飮禮義各有至當舍此不講而

漫爲瀆節然且打花殺跨蓰鞍迎龍執燭牽紅轉席唱歌撒帳成戲笑耳何待有識者醜之

禮用鼓樂

禮郊特牲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曾子問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丘文莊有言昔裴嘉昏會用樂猶有一辟方士非之今則舉世安之矣知禮君子不用可也名言名言至於新婿簪花亦在可已

贊用被枕

婦人之贄不過棗栗腶脩魯君納夫人而宗婦覿用幣春秋譏之錦被非幣耶而士庶家婦女用之於義何取近又益以繡枕鞋襪之類徒道俗爾

昏期遇喪不改

曾子問曰親迎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如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親迎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女入改服於外次然後即位而哭又問除喪不復昏乎孔子

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乎初此皆爲女已在塗者言爾若女未在塗則雖有定期自當改卜此天理人心之不容泯者也而或者舍哭泣之位就燕樂之席古者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此而忍爲孰不可忍乎徒取不祥而已若夫借親説

見喪禮

贅壻

古人薄贅壻然今之贅壻非古之贅壻也不過以男女既長粧奩未備爲此權宜而不無混瀆之嫌

曠廢之失余亦為贅婿者故欲與有志之士道之
非甚不得已不可也而贅時親送贅後拜廟其失
有不待言

接親以弟

姊亡而以妹接之則可兄亡而以弟接之則不可

接面女

後妻與前妻之父母兄弟原無干涉而往來於其
家以父子兄妹為稱終成勉強混瀆不小

喪禮

燒無常紙

俗語謂一旦無常萬事休所謂無常猶言不測爾世乃謂無常是鬼使攝死者以去備酒食燒紙錢以送之背繆甚矣

父在主喪

母亡父在而子主喪是家有二尊矣禮文自明世多不考

僧寺扣鐘擊磬於前

術士斜書

溪園公云三者流俗之敝宜并絕之

借親

李東谷管見曰父母將死人子幾不欲生之時今人反以送死爲後以借親爲急逮其死也禁家人舉哀置括髮之帳而修結髮之好此夷狄禽獸所不忍爲而世俗樂爲之雖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然不爲怪悲夫（）或曰凡借親者皆出不得已吁與其不得已而借親於初喪之時孰若不得已

而借親於未終喪之日然而三年之喪白駒之過隙爾自愛者何樂於不䞇

買水沐浴

俗浴屍必孝子以紙錢至井邊買汲此最可笑

棺用川木

此雖必誠必信之事然亦俗見古人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川不以鹿豕爲禮孔子用嘗不以難繼之物供簿正川木誠佳非所謂難繼而在吾祈則天不生地不養者耶而徒爲狡滑者所詐冒達死

生之故者決不泥此矣

斂服左衽

事死如事生豈死而夷狄其親耶雖係古制亦所當更至者有裝飾如生時狀衾冒不備而以紙錢塞其頸邊空處皆不講於斂禮之故耳

棺中置桃枝米粽蒸底等物

不經之甚

飲酒食肉

設酒食以待客

此所謂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者在禮父母之喪三年不飲酒食肉初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親鄰尊長强食以糜粥少食之可也弔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今乃傾貲產盛筵席以燕客而爲子孫者亦竊食恣飲不暇顧惜族姓親友且議其酒食之厚薄喧譁忿笑無所不至不可之大者○曰遠客何如曰知禮之客必不食於喪家必待食於喪家亦有素飯爾欲行禮能徇俗耶

分孝帛

孝帛何等物而分之與人人亦何樂受之家禮司貨之下服制之具無所不備皆爲有力者言之爾然其具亦只爲有服者設喪主未必有力則有服之人自當各具本服以待成服若無服者自不當服而至有爭長較短者此何意也

靈前掛真容

真容出後世佛老陋習既未必肖其人而使畫師熟視婦人想像模擬尤爲不雅且死後神靈未葬

則古有重今有魂帛已葬則有主眞容雖肖不取於知禮君子而乃懸之靈前葬後逢新正懸之堂上至今賓客無所措手足不自知其非也久矣

寫銘旌必隻字

各隨稱呼所宜何拘字之雙隻

雜殯

卒於正寢殯於客位者惟家長耳其餘卑幼當別有殯所今不問尊卑男女同殯一堂混瀆爲甚

成服以五日七日

成服於死之第四日斂殯旣畢四方之賓客來如之何不服而拘忌偶日延緩失特四首對客以此爲愛親耶敬客耶失先王之意矣

成服設燕

成服者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卽位而哭相弔如儀爾不設奠不聚飮今失其義具奠聚哭而燕之夫有服之人旣不當飮酒食肉無服之人又何服可成而有不然者群起而指之曰親死而不成服不察習俗之非而加人以莫大之罪自非道明德立

之夫一國非之而能不顧者鮮矣君子表微況此其著者

服制參錯

喪服有一定之制固不可求美亦不可苟且古者布各有升數今所謂麻布實草布爾此則儉吾從衆可也而經帶不辨巾冠各異男子义巾婦人非送葬不蓋頭而制極短小至墓所即棄之不知婦人乎特出外必擁蔽其面蓋頭正以蔽面而奠哭男女俱在塗次不論往回正所當用义巾無考至

於梁冠蓋有官者之服士庶平時不服梁冠朝服居喪用之於義無取人亦有言之者而或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詆之為謬然則天子九月而葬庶人何止踰月也無貴賤一者三年之喪因貴賤辨者儀物之節況今朝服非大朝會不服則喪之冠服雖取法於朝其服之亦必有時經傳所著多士大夫禮下而眾庶恐不無小異且禮謂言而後行事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者面垢而已許以面垢而必責以梁冠衰絰古人制禮當不若是之苛也知

禮者察之

喪無次

此不可責之平民富貴之家定不可缺

作佛事

作佛事之無益於死者先儒論之詳矣愚謂不特無益於死者使鄙俚禿徒恣其不經而謂出親於地獄視其親爲何如人耶其爲死者之玷亦多矣而俗于迷惑不悟惜哉

緊煞數七

人之死也精魄消散安有一身爲鬼使所攝復返而能害人亦安有每七日見何鬼王之理此皆浮屠氏不經之談所謂輪迴者之緒餘耳使有鬼使攝其靈神而復得返宅孝子慈孫當哀迎之不暇而忍避之也

生命避忌

人之生也形氣聚而有識有知及其死也魂魄離而爲神爲鬼鬼神之說不一據死時而言則寂然而屍者蓋所謂魄也鬼也無識無知者也舉動屑

置惟人所爲安能知人生命肆爲毒害而信邪說忘天親斂而不視葬而不送於汝安乎自同於禽獸而已

送葬繁華

喪用鼓樂其失易見至於開路神出古方相及蓬頭仙童男女金銀山之類出古爲靈銘器人多視爲不可無以愚視之皆繁文爾況出於古而實非古無銘器雖近於之死而致死之然神歸室堂致生有所繁文省一分則禮正一分

送葬酒食

弔客燕飲固非矣於送葬復燕客而又於墓舍作

席待客煩擾非禮所宜痛絕

窆後具奠

古不墓祭況窆後自有虞祭具奠何爲

覆山

覆山者葬之第三日祭墓也古孝子且有廬墓者

葬三日矣人子思親無所不至思而祭之奚爲不

可然此時虞祭未了而墓祭又非古今正禮而爲

古人之所不為何取於知禮者若展墓則初葬之時惟人子之心固不制人使必不為然亦不可妨虞也

久殯

俗久殯者皆以不得好地為詞使其委以無好地不葬則當終日惶惶惟地是求矣而從容自得視其柩之暴露若為固然怠緩忘親莫此為甚地信當擇豈無正論而眩惑蔭應之說誕妄不經輕父母之體魄重子孫之禍福滅中正之大典崇邪僻

之私圖有語以蔭應之說不足憑葬地不能爲人禍福者則漫不加省且曰朱文公大儒亦以擇葬爲急牢不可破至有終身不葬其親者不知文公之擇葬果爲蔭應乎抑别有說乎葬地果足爲禍福知道君子不敢越分犯禮而冀獲未然之福苟免無形之禍也況萬萬無此理先溪園公謂人言祖父能蔭子孫予則以子孫能蔭祖父葬以時而蕃鬱其丘木剪除其草萊亦蔭祖父一事而久殯不葬死者有知能不痛恨其子孫忝而爲戾鬱而

爲崇乎近時又有另爲殯宮者失愈遠矣

易服赴燕

居喪決無易服之理大不得已則墨衰決無赴燕之理人召之燕尤爲不知禮況於燕客而復用樂遇生辰而受賀讀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之文能不汗顏乎

服期過限

禮言喪至乎期而止加隆焉故再期名爲三年其實則二十五月而已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

月而禫故爾後世觧中月爲閒一月遂成二十七月然月亦不計足必計足月則大祥至禫踰兩月又不止閒一月矣而世俗服者必滿三年士夫不滿又計二十七足月殊失禮意

奠儀豐腆

司馬溫公曰東漢徐穉赴弔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裹雞徑到所赴以水漬絮使有酒氣汁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酹酒畢留謁刺去不見喪主然則奠貴哀誠不在豐腆也愚謂觀此不惟見

奠不在豐以不能備酒食待客爲歉者亦可以釋然矣

至除弔奠

葬有定期士庶人踰月不得已至三月極矣爲親友者情雖甚厚禮有中制賻賵臨奠各有分數二至除夕在月内固不必瀆舉在月外豈事所宜而復爲弔奠哉親友相勵以禮豈惟不當弔奠而已至於小祥大祥人子之事親族具祭亦屬過情

哀服出弔

衰無出弔禮有功緦之喪仍以功緦之服臨之今人不問齊斬以爲此孝服於弔正宜遂服以往其失甚矣況三年之喪而弔不已虛乎

未葬除服

禮未有三年而不葬者不得已而不葬則主喪者不除服此先王所以必其時孝子所以著其情之道也而今人停柩在堂緣服燕樂視爲當然末之學爾

未葬繼娶

前妻未葬遂娶後妻何緩急失宜如此古者母亡父在子服母期而以心喪終三年以尊父也子喪未畢父不繼娶以體子也今之人何獨不然

制中文辭

古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何文辭之敢為冒諒陰之譏以申罔極之痛且以為譏而況其他著作乎

祭禮 當革者凡五條

生忌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言親死之日也若生日何忌之有即思親之心未必不感時而動要不得忌同於死矣鄉會乃爲土神楊戾慶壽尤非正禮○忌日不當及祖親親之殺也古逮事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愚謂忌亦宜然而張橫渠論忌日只當易服不事事不必設祭殊爲有理蓋毋祭既不當及父父祭又不當及祖而祭爲吉忌爲凶入廟後不當更爲凶祭不若已之耳

庶母祔祠

程子曰庶母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之私室

墓祭

古人唯展墓蓋墓所藏者魄而魂則返於室堂韓文公謂墓藏廟祭不可亂是也祭墓始於秦蓋園陵有寢廟遂從而祭之後世相沿遂及士庶然野祭而已豈可言禮但由來已久勢不能遽革寒族新定清明展溪園先世墓上四拜仍回廟行祭禮將漸變之恐亦不能盡變也以俟同志者

作福

俗遇歲時禳禱則具牲醴倩巫師雜請諸神謂之作福褻瀆神明之甚者何福之有○或問親有疾宜禱鬼神否錫山馮公善曰論語註云疾病行禱五祀蓋孝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已者昔周公欲代武王死但告于宗祖庾黔婁欲代父死每夜止稽顙北辰非若後世宰牛殺牲諂祭非鬼而無益也若欲行禱當師二公焚香拜懇極誠而已神不在賂也觀此則僧人誦經道士設醮收天還愿之

類皆可已矣

拜天地

鄉俗凡事必拜天地亦有供天地君親師神位者禮殊不經自古天子祭天地諸侯卽不得祭矣而況於大夫士庶蓋凡禮拜神明必我之精神能爲之管攝與之浹洽而且應且饗天地之大含天子儔能爲之管攝與之對越而拜之以爲能敬天地否也然統而言之則天地均非士民所得拜禮拆而言之則地非天比自天子而下古諸侯得祀一

國之地大夫得祀一家之地所謂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者是也今則府有府社州縣有州縣社鄉有鄉社皆地也至於士庶有一家居室則有一家土地所當祀釋此不務而泛然曰拜天地胥謂泰山不如林放曾謂天地不如泰山乎考之經傳令甲並無拜天地之文可見矣然則士庶不禮天乎曰出粢盛以供郊社之祭此其禮天地之職分也

通禮　當革者凡八條

燕飲豐厚

士庶之家卽富厚田地所出有限公私徵費無窮量入爲出不爲吝嗇奈何每事欲效官司行移一燕會用銀數兩殷實者既不以爲意缺乏者勉强支持子孫放效多至敗家其初遇一客必求豐盛其敝至於畏客上門不知親友來往義不容已一菜一殽取足成禮止矣堆盤疊卓徒成腥穢若糖餅草花等物尤屬虛費遇一生辰平生不相識者亦送禮上壽設燕張樂甚至稱貸賣田此其作俑實始富家愚謂作法於涼當自富厚之家始庶幾

頹風可轉而親友往來皆有實意乃稱大雅

饋遺無節

親友往來饋遺所不可少然不可無節限也吾鄉凡慶生餪女之類動用數十金以紕繆之文書錦繡以猪羊之全體充担盒甚至所謂解縛粽蹄路牛之類如奉勘合似非雅道京師翰林官到任同衙門賀禮每位銀八分南京三法司堂上官到任賀禮各用隻鵝況士庶往來可不知所觀法哉

男子褻服

大明會典庶人冠服平定巾盤領衫軟條今一槩戴小帽又不繫條與僕隷下人無異若深衣幅巾雖古制非時制而今人所服深衣又非古之深衣

婦人盛妝

婦人非命婦本不當戴金玉珠翠鄉里盛妝且不論越禮簪插半日始得出門又須半日收拾而服飾華麗稱之亦廢家一事況不雅觀豈惟婦人無識亦男子不能以雅道率之然爾

早幼稱號

人生名冠字及壯有行道號起於末世然亦必其人德位兼隆或齒德俱高者始有之今纔冠不聞稱字而槩以號著在尊長亦時常稱之恐非所以厚風俗也

婦女見客

爲客者入主家所當拜者外孫於外祖母甥於舅母從母壻於外姑兄弟於姊妹姪於姑姪孫於祖姑母止矣此其於分嚴於情親得入內室者也其餘則不得入內室矣而婦人迎送又不出中門中

門即所謂閨門也安得出中堂與客相見哉夫貧家宮室未必深邃便中禮拜即未爲不可亦不爲雅道若宮室既備內外異域而男子必入內婦女必盛妝出外見客混瀆焉爾

不祧主亦不改題

祠堂神主親盡則祧而埋之於墓親未盡者易世則改題之今一槩不祧世雖屢易而孝男某奉祀尚仍舊註若禮記則雖富家亦十分苟簡不可之大者

拜歲失時

親友新歲一拜所不可少除路遠不能遽及外若同處磈土當不出三日之外顧今日拜一家必飲食至暮而歸明日拜一家又飲食至暮而歸必非三日內所能徧而無酒食之家遂不往拜安在其爲親友耶

孝服拜廟

內有家廟外有土穀廟皆歲時所當拜然必須吉服若孝服則不可拜古者喪三年不祭郊之日凶

服者不敢入國門蓋吉凶異道不得相干也若原有喪服而易以他服尤所不可

按右諸條皆所當變革者而久濱溺于老婢三者尤非美俗久濱見前吳溺女見厚嫁條內若老婢則全不列條中非謂其不足列謂不必列爾

續增

婦人新稱

婦人稱呼舊俗凡年少者皆娘子年大者曰老媽

極爲雅當今一時變稱幾孺孺人孺乃妯娌之稱孺人七品封號如母與妻封孺人其子婦亦稱孺人使婢侍雜呼於前安乎輟耕錄謂古之公主宮妃下逮民間共稱娘子歷歷有據杭州城中稱大娘老娘亦覺雅當至人家女子舊稱小娘以老娘大娘娘子例之亦覺穩當今一槩稱姑娘不知姑娘對姑爺之稱蓋有官者之女與壻衙門人所稱耳當爲改正除命婦外仍稱娘子及年長則大娘老則老娘或老媽女子仍稱小娘已嫁則改某娘

子

婦人服飾

婦人服飾予鄉舊時皆青絹團衫青絹大帶並無用金銀革帶者命婦始穿各色補子圓領束金銀革帶不知何時沿襲一槩混用團衫圓領固無分別至用革帶繡補何命婦之多耶考之　大明會典士庶妻服淺色團衫帶用藍絹布並無革帶之文合當改正只用大帶色則不必拘藍革帶不用甚爲推便舊見楚中　宗室皆然然則即命婦不

用亦可也

明史本傳

駱問禮諸暨人嘉靖末進士歷南京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陳皇后移別宮問禮偕同官張應治等上言皇后正位中闈即有疾豈宜移宮望亟返坤寧毋使後世謂變禮自陛下始不報給事張齊劾徐階爲廷臣所排下獄削籍問禮獨言齊贓可疑不當以糾彈大臣實其罪張居正請大閱問禮謂非要務而請帝日親萬幾詳覽奏章未幾劾誠意伯劉世延福建巡撫涂澤民不職帝並留之帝初納言官請將令諸政務悉面奏於便殿問禮遂條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群言不執已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言

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嚮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言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言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効六言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

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令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為故常陛下當明作於上敕諸臣奮勵於下以挽頹惰之風九言面奏之儀宜略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緝以垂勸戒疏奏帝不悅宦侍復從中搆之謫楚雄知事明年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問禮及御史楊松在舉中帝曰此兩人安得遽遷俟三年後議之萬曆初屢遷湖廣副使卒